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社會焦慮的訊息處理偏誤之探討(第2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3-H-004-018-MY2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許文耀
共同主持人：黃淑麗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梁記雯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曾幼涵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鈺潔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年09月24日

目次

前言.....	1
第一年研究.....	3
實驗一.....	3
實驗二.....	5
實驗三.....	7
第二年研究.....	9
實驗一.....	9
實驗二.....	12
附錄一.....	14
參考文獻.....	15
計畫成果自評.....	18

社會焦慮的訊息處理偏誤之探討

前言

根據 DSM-IV 的定義，過度地擔心自己會在社交互動或其他表現情境中感到窘迫或難堪，因而導致個體嚴重的痛苦或在職業或社交功能上的損害，被界定為社會焦慮疾患 (social anxiety disorder)。而根據認知理論主張「情緒困擾的產生是由於個體之認知歷程偏誤所致」的論點，多位學者已提出社會焦慮乃因個體的訊息處理偏誤 (bias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所致的看法 (Clark & Wells, 1995; Hirsh & Clark, 2004; Mellings & Alden, 2000; Rapee & Heimberg, 1997)。換句話說，社會焦慮疾患的患者可能因其注意力、解釋、記憶及心像的偏誤，以致於過度地把將社交情境視為具有威脅性，且為了避免在社交情境中招致他人負向評價而傾向增加其安全行為 (safety behaviors)，因而無法與他人有良好的互動。

在各項的認知偏誤中，有關社會焦慮患者的注意力偏誤已受到廣泛的研究。多數的學者指出焦慮患者會對威脅刺激有過度的警覺性 (hypervigilance) (Mogg & Bradley, 1998; 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s, 1988, 1997; Yiend, 2004)。其中，「警覺-逃避」假說 (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Mogg & Bradley, 1998; Mogg et al., 1997) 認為當焦慮患者過度警覺出威脅刺激後，立即伴隨逃避反應，此逃避反應具有防衛功能。因此，社會焦慮疾患患者面對社交情境時，會先加強偵測此環境中是否具有威脅刺激，一旦個體評估具有這種威脅刺激，便產生逃避行為。多數的模式認為具社會焦慮的個體含有此種「警覺-逃避」的認知歷程 (Beck et al., 1985; Clark & Wells, 1995)。在這些模式中認為具社會焦慮的個體會將注意力導向在可能會遭受負向評價的威脅刺激上，例如 Clark 與 Wells (1995) 強調當社會焦慮者進入一個社交情境且知覺到社交威脅時，會啟動負向的自動化思考，例如：“害怕別人會看出我在焦慮”，同時這些想法會伴隨焦慮的身體症狀，此時個體的自我覺察與自我關注 (self-focus) 的程度會提升，相對地就降低了對外界線索的處理。此種認知偏誤阻礙了這群人，而無法正確地評估外在社

交情境是否不再具威脅性，且會干擾這群人的社交行為水準。不過，同樣以注意力偏向來解釋社會焦慮，Rapee 和 Heimberg (1997) 的看法就與 Clark 和 Wells (1995) 的主張有些不同，Rapee 和 Heimberg (1997) 認為社會焦慮者在社交情境下會維持高焦慮可能有幾個因素，首先，高社交焦慮者對所謂的社交/評價情境會表現出較多的生理反應，如臉紅、發抖、冒汗等等，且他們通常容易覺察出自己的這些症狀，並且相信別人也會察覺。其次，社交焦慮者經常出現的逃避行為會降低其社交表現。為何會如此？Rapee 與 Heimberg 認為社交焦慮者經常會假設別人對他們存有負面的評價，在進入一個社交情境時，社交焦慮者會形成一個對自己外表與行為的心理表徵 (mental representation)，並且認為這個心理表徵就是觀眾眼中所見的自己。因此，社會焦慮者會同時監控自身與外界所出現的威脅訊息，以此與內在的心理表徵進行比對。Bögels 與 Mansell (2004) 認為這兩個模式對於注意力導向之主張的不同之處在於 Clark 與 Wells (1995) 主張社會焦慮個體符合「警覺-逃避」的假說，而 Rapee 和 Heimberg (1997) 的看法則接近「警覺-維持」的假說 (vigilance-maintenance hypothesis)，亦即個體的注意力不易脫離 (disengaging) 威脅刺激 (Fox, 2004)。

而在 Fox 等人 (2001) 的研究中同時指出個體的注意力偏誤會受到「情境焦慮 (state anxiety)」的影響，但此種結果並未受到後續研究的支持，但 Bögels 與 Mansell (2004) 及 Hirsh 與 Clark (2004) 人也認為社會焦慮者的訊息處理偏誤在當下遇及社會互動時，將更為明顯。而 Hirsh 與 Clark (2004) 曾指出過去有關情境焦慮的操弄均不太符合生態效度，或者是較偏向社會表現 (social performance) 的情境，而非社會互動的情境。有鑑於此，本研究是以社會排斥 (social exclusion) (Baumeister et al., 2004) 來當為社會焦慮的情境操弄，以探討此種焦慮情境是否會影響社會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之所以使用社會排斥操弄，乃基於目前有關社會焦慮者的社會互動操弄，並未使用社會焦慮者與陌生人 (除了研究者同謀外) 的互動，而此種情境卻經常是社會焦慮者感到焦慮的情境 (Barlow, 2001)。社會排斥的定義為是否被一個社會團體接受或拒絕，Baumeister 與其同事在實驗室的操作為先讓 4 至 6 個人進行 20 分鐘的關係親密性 (relationship closeness) (Sedikides et al., 1999) 的討論，並相互記住對方的名字。之後，實驗者將各個受試獨自帶到獨立的房間，填下他最喜歡與其一起進行實驗的兩個人之名字，並給予不同的指示，在拒絕組中的指示為：「很抱歉沒有人想和你一起進行以下的實驗，因此你必須獨自完成作業」，在接受組的指示為：「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每個人都想和你一起進行實驗，但由於作業程序更改，只能一個一個進行，因此你只能獨自完成作業」。經由這

樣的操弄，拒絕組的受試有較多的攻擊行為 (Twenge et al., 2001)，較少的助人舉動 (Twenge et al., 2003)，出現較多的認知解組 (cognitive deconstruction) (Twenge et al., 2003)。由此可見，社會排斥的操弄確實帶來很大的威脅性。本研究乃參考 Baumeister 等人的操弄方式設計出本實驗中所使用之社會排斥程序，經預試後確認有達到提升受試者之情境焦慮的效果。而本研究預期社會焦慮者會因此種社會排斥所帶來的社會威脅，更加重其注意力偏誤。

第一年研究

實驗一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的實驗中，有關受試者的篩選主要是以社交迴避與苦惱量表 (SAD) 的施測結果進行篩選，以國立政治大學的學生為主要受測對象，共施測 631 位大學生，所有受測者中得分在前 25% 者為高社會焦慮組 (High Socially Anxious；以下簡稱 HAS 組)，得分在後 25% 者為低社會焦慮組 (Low Socially Anxious；以下簡稱 LSA 組)，由實驗助理以電話邀約符合條件的受試者，完成實驗一的受試者共計 93 人，其中 HSA 組 46 人，LSA 組 47 人。

二、實驗程序

受試者簽署實驗同意書

實驗前問卷填寫

1. 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TAI)

以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pielberger, Sydeman, Owen, & Marsh, 1999) 用以評估個體之情境及特質焦慮，特質焦慮所測量的是個體較穩定而一般性的焦慮傾向，情境焦慮則測

量個體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焦慮狀態。

2. 情緒感受評定表

採用李慧潔(民87)所編定的量表，主要用以評估受試者在實驗進行前與結束後的情緒狀態，採7點評量，每一題都包含一組情緒詞，一端為否定詞，另一端則為肯定詞，由受試者依據自己當下的情緒狀態進行評估。

Shift Attention Task (字詞刺激)

- **刺激材料**：根據字詞評定(字詞評定程序請見附錄一說明)所得結果，選出四類中文詞彙，包括負向社交詞彙、正向社交詞彙、身體威脅詞彙與中性詞彙，每一類均有6個雙字詞。詞彙呈現於電腦顯示幕中央，大小尺寸為6.8公分×10.3公分。
- **實驗程序**：受試者首先接受指導語，接著進行練習區段，然後進行正式實驗的兩個區段。在每一嘗試中，首先在顯示幕中央呈現凝視點1000ms，接著同樣在中央位置呈現一個中文詞彙，詞彙出現600ms後會出現目標刺激(英文字母X或P)，目標刺激呈現的時間為50ms，受試者需判斷英文字母為X或P，目標刺激的位置可能為上、下、左、右其中之一，原先的詞彙會一直持續呈現，直到受試者做出反應(按鍵，“X”按1，“P”按3)或已達2000ms後才消失。兩嘗試間的時距為500ms。正式實驗中呈現四類詞彙各6個詞彙，共得24個詞彙，配合目標刺激的四種呈現位置(上、下、左、右)，組成96種嘗試，以隨機方式排定次序，並平均分為兩個區段，每一區段包括48個嘗試。

實驗後問卷填寫

再次施測情境特質焦慮量表中的情境焦慮部份以及情緒評估量表，評估受試者在實驗結束後的焦慮與情緒狀態。

研究結果

採二因子(混和設計4×4)共變數分析，獨變項分別為文字類型(負向社交、正向社交、中性、身體威脅)、組別(HSA組、LSA組)，依變項為判斷字母(X或P)的反應時間，並以憂鬱(BDI分數)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結果詳見表二。

表一 各類文字類型之反應時間

	高社交焦慮(n=46)		低社交焦慮(n=47)	
	M	SD	M	SD
負向社交	502.20	75.79	517.75	88.86
正向社交	503.30	72.87	511.29	89.86
中性	502.91	79.65	526.28	93.70
身體威脅	496.76	76.43	522.65	94.01

表二 組別、文字類型對反應時間之影響（排除憂鬱影響後）

Source	SS	Df	MS	F	p
Within-subjects effects					
文字類型	236.49	3	78.83	.12	.94
文字類型 × BDI	761.10	3	253.70	.38	.76
文字類型 × 組別	4822.98	3	1607.66	2.46	.06
Error	176265.90	270	652.83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BDI	3919.83	1	3919.83	.58	.44
組別	4620.48	1	4620.48	.69	.40
Error	599626.11	90	6662.51		

由表二中可知，在排除憂鬱（BDI 得分）的影響之後，各項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效果均未達顯著，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相似，過去以文字為刺激材料檢驗社會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的研究亦大多未發現有顯著的組間差異存在。

實驗二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篩選及邀約受試者的程序與標準同實驗一。完成實驗二的受試者，共計人；完成實驗 B 的受試者共計 47 人，其中 HSA 組 22 人，LSA 組 25 人。

二、實驗程序

受試者簽署實驗同意書

實驗前問卷填寫

同研究一程序。

Shift Attention Task (臉孔刺激：害怕與悲傷)

- ▶ 刺激材料：基於臉孔情緒評定的結果，從Ekman與Friesen (1975) 的臉孔資料庫中，選出四張屬於同一人 (JJ) 但不同表情的臉孔刺激，分別為害怕臉、悲傷臉、快樂臉與中性臉。選擇的標準為只在特定情緒具高評定值，而在其他情緒皆具低評定值，亦即具有較單純而強烈的情緒。中性臉則在所有六種基本情緒的評定值皆低。每一臉孔皆為黑白照片，呈現於電腦顯示幕中央，大小尺寸為 6.8 公分× 10.3 公分。目標刺激以及受試者的觀看位置，與字詞實驗同。
- ▶ 實驗程序：受試者首先接受指導語，接著進行練習區段，然後進行正式實驗，分為四個區段。每一嘗試中的安排，與字詞實驗類似，唯將中文詞彙以臉孔刺激加以替代。練習區段所呈現的臉孔皆為中性臉，共有 24 次練習嘗試。正式實驗則分害怕區段與悲傷區段兩類。害怕區段所呈現的臉孔，包括害怕臉、快樂臉與中性臉，配合目標刺激 (英文字母 X 或 P) 的四種呈現位置 (上、下、左、右)，可組成 24 種嘗試，在每一區段中 24 種嘗試將以隨機排列的方式分別出現一次。悲傷區段所呈現的臉孔則為悲傷臉、快樂臉與中性臉，其餘與害怕區段同。每一受試者皆接受兩個害怕區段與兩個悲傷區段，共 96 次嘗試。害怕區段與悲傷區段的次序安排，採 ABBA 受試者內對抗平衡法平衡次序誤差，且隨機選取半數受試者先進行害怕區段，另外半數受試者先進行悲傷區段。

實驗後問卷填寫

同實驗一。

研究結果

採二因子 (混和設計 4 x 4) 共變數分析，獨變項分別為臉孔類型 (害怕臉、快樂臉、中性臉、悲傷臉)、組別 (HSA 組、LSA 組)，依變項為判斷字母 (X 或 P) 的反應時間，

並以憂鬱（BDI 分數）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結果詳見表四。

表三 各類臉孔類型之反應時間

	高社交焦慮(n=22)		低社交焦慮(n=25)	
	M	SD	M	SD
害怕臉	452.71	63.39	498.25	65.95
快樂臉	454.48	55.92	502.12	75.22
中性臉	452.71	51.47	509.76	75.22
悲傷臉	447.41	53.97	497.74	73.44

表四 組別、臉孔類型對反應時間之影響（排除憂鬱影響後）

Source	SS	Df	MS	F	p
Within-subjects effects					
臉孔類型	732.71	3	244.24	.48	.69
臉孔類型 × BDI	673.34	3	224.44	.44	.72
臉孔類型 × 組別	1101.43	3	367.14	.73	.53
Error	66328.34	132	502.48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BDI	83.81	1	83.81	.02	.88
組別	27469.23	1	27469.23	6.85	.01*
error	176264.25	44	4006.00		

從表四中在排除憂鬱（BDI 得分）的影響之後僅有組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從結果中顯示 HSA 組的整體反應時間較 LSA 組短，但臉孔類型以及臉孔類型與組別의 交互作用均不達顯著，顯示兩組受試在各種臉孔類型上的反應時間無明顯差異。

實驗三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篩選及邀約受試者的程序與標準同實驗一、二。完成實驗三的受試者，共計 38 人，其中 HSA 組 20 人，LSA 組 18 人。

二、實驗程序

受試者簽署實驗同意書

實驗前問卷填寫

同實驗一、二。

Shift Attention Task (臉孔實驗：生氣與厭惡)

- 刺激材料：將實驗二中所採用的害怕臉與悲傷臉，以同一人(JJ)的生氣臉與厭惡臉加以替換。其餘皆與實驗二同。
- 實驗程序：正式實驗區段包括兩個生氣區段與兩個厭惡區段，生氣區段採用生氣臉、快樂臉與中性臉，厭惡區段採用厭惡臉、快樂臉與中性臉。其餘皆與實驗二同。

實驗後問卷填寫

同實驗一、二。

研究結果

採二因子(混和設計 4 x 4)共變數分析，獨變項分別為臉孔類型(生氣臉、快樂臉、中性臉、厭惡臉)、組別(HSA 組、LSA 組)，依變項為判斷字母(X 或 P)的反應時間，並以憂鬱(BDI 分數)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結果詳見表六。

表五 各類臉孔類型之反應時間

	高社交焦慮(n=20)		低社交焦慮(n=18)	
	M	SD	M	SD
生氣臉	488.55	50.28	434.94	49.82
快樂臉	479.30	42.68	429.55	37.24
中性臉	479.90	45.52	444.02	55.16
厭惡臉	486.50	41.46	442.27	52.81

表六 組別、臉孔類型對反應時間之影響（排除憂鬱影響後）

Source	SS	Df	MS	F	p
Within-subjects effects					
臉孔類型	819.12	3	273.04	.47	.70
臉孔類型 × BDI	360.40	3	120.13	.20	.89
臉孔類型 × 組別	1782.05	3	594.01	1.02	.38
Error	60625.07	105	577.38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BDI	1032.76	1	1032.76	.56	.45
組別	20359.60	1	20359.60	11.19	.00**
Error	63634.16	35	1818.11		

從表六中可看出排除憂鬱（BDI 得分）的影響後僅有組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而從結果中我們發現，在本實驗中，反而是 HSA 組的反應時間較 LSA 組的反應時間長，正好與實驗二的結果相反；然而其它的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均不達顯著，顯示兩組受試在不同臉孔類型上的表現均無明顯差異。

整體而言，並未發現高社會焦慮者特別對負向臉孔有注意力維持或注意力逃避的傾向。

第二年研究

實驗一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篩選受試者的程序同第一年研究。

完成實驗一的受試者共有 81 人，其中 HSA 組 41 人，LSA 組 40 人。

二、實驗程序

本研究採團體進行，每次實驗約有 4~6 位受試者同時參與。

受試者簽署實驗同意書

實驗前問卷填寫

1. 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TAI)

以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pielberg, Sydeman, Owen, & Marsh, 1999) 用以評估個體之情境及特質焦慮，特質焦慮所測量的是個體較穩定而一般性的焦慮傾向，情境焦慮則測量個體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焦慮狀態。

2. 正向負向情緒評量

採用正向負向情感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 Expanded Form; PANAS-X) 中的一般情緒向度量表 (General Dimension Scale) 所選取出的情緒形容詞，令受試者根據當下的情緒狀態針對每一個情緒形容詞進行五點量表的評量，從完全不符合(1)到極為符合(5)。

社會排斥程序 (Social Exclusion Procedure)

所有受試者都被給予一個寫有自己姓名的名牌，受試者被告知要「彼此相互認識」，因此每位受試者須輪流自我介紹，並且要求受試者須記住每一個人的名字，實驗者會發給每位受試者一些參考的問題，實驗者被要求保持被動沉默，若沉默過長時可以用一些中性的話語促使大家發言。活動結束後，每位受試者被要求在紙上寫下兩位「最想跟他(她)同組」，以及兩位「最不想跟他(她)同組」的成員。

每一位受試者依隨機方式被分派到「接受」與「拒絕」兩種情境，「接受」情境的受試者將被告知團體中的多數成員都想跟他分到同一組，而「拒絕」情境的受試者則將被告知團體中沒有任何人想要跟他同一組。由實驗者逐一將受試者帶領至實驗室外告知。

焦慮與情緒狀態評估

再次施測情境特質焦慮量表中的情境焦慮部份以及正向負向情緒評量，評估受試者在實驗結束後的焦慮與情緒狀態。

Shift Attention Task (字詞實驗)

實驗內容同第一年研究之實驗一。

研究結果

採三因子 (4×2×2) 共變數分析，獨變項分別為文字類型 (負向社交、正向社交、中性、身體威脅)、組別 (HSA 組、LSA 組)、實驗操弄 (拒絕、接受)，依變項為判斷字母 (X 或 P) 的反應時間，並以憂鬱 (BDI 分數) 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結果詳見表八。

表七 各類文字類型之反應時間

	高社交焦慮 (n=41)				低社交焦慮 (n=40)			
	接受		拒絕		接受		拒絕	
	M	SD	M	SD	M	SD	M	SD
負向社交	481.61	51.03	486.62	73.65	452.80	66.88	445.02	50.31
正向社交	475.78	51.78	474.20	81.46	453.83	73.73	446.52	57.14
中性	469.40	58.23	489.17	89.78	454.95	62.98	441.76	55.97
身體威脅	478.97	62.77	485.65	82.05	452.07	72.57	449.94	59.35

表八 組別、文字類型對反應時間之影響 (排除憂鬱影響後)

Source	SS	df	MS	F	p
Within-subjects effects					
文字類型	1356.41	3	452.13	.99	.39
文字類型×BDI	3510.73	3	1170.24	2.57	.05
文字類型×組別	1055.21	3	351.73	.77	.51
文字類型×實驗操弄	866.87	3	288.95	.63	.59
文字類型×組別×實驗操弄	2152.70	3	717.56	1.57	.19
Error	103720.31	228	454.91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BDI	2184.35	1	2184.35	.53	.46
組別	20492.92	1	20492.92	4.96	.02*
實驗操弄	9.39	1	9.39	.00	.96
組別×實驗操弄	1063.64	1	1063.64	.25	.61
error	313420.56	76	4123.95		

由表八可知，在排除 BDI 分數的影響之後，僅有組別變項的主要效果達顯著，顯示 HSA 組的平均反應時間均比 LSA 組的受試者來得長，然而其它的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

效果均未達顯著。而第二年的文字實驗加入了社會排斥的操弄程序，但社會排斥的效果並未對反應時間造成明顯影響。

實驗二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篩選受試者的程序同實驗一。

完成實驗二的受試者共計 69 人，其中 HSA 組 34 人，LSA 組 35 人

二、實驗程序

實驗前問卷填寫

社會排斥程序

焦慮與情緒評估

以上程序皆與實驗一同。

Shift Attention Task (臉孔實驗：生氣與厭惡)

實驗內容同第一年研究之實驗三。

研究結果

採三因子 (4×2×2) 共變數分析，獨變項分別為臉孔類型 (生氣臉、快樂臉、中性臉、厭惡臉)、組別 (HSA 組、LSA 組)、實驗操弄 (拒絕、接受)，依變項為判斷字母 (X 或 P) 的反應時間，並以憂鬱 (BDI 分數) 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結果詳見表十。

表九 各類臉孔類型之反應時間

	高社交焦慮 (n=34)				低社交焦慮 (n=35)			
	接受		拒絕		接受		拒絕	
	M	SD	M	SD	M	SD	M	SD
生氣臉	418.94	40.87	431.69	70.06	405.58	42.78	431.17	61.68
快樂臉	431.34	49.96	428.39	50.44	414.68	54.08	433.63	54.91
中性臉	420.75	44.65	430.92	56.60	404.26	47.45	433.09	55.71
噁心臉	437.47	56.89	438.21	59.10	409.15	45.13	442.00	58.49

表十 組別、臉孔類型對反應時間之影響（排除憂鬱影響後）

Source	SS	df	MS	F	p
Within-subjects effects					
臉孔類型	4031.23	3	1343.74	4.08	.00**
臉孔類型×BDI	1160.32	3	386.77	1.17	.32
臉孔類型×組別	677.78	3	225.92	.68	.56
臉孔類型×實驗操弄	1510.13	3	503.37	1.52	.20
臉孔類型×組別×實驗操弄	872.52	3	290.84	.88	.45
Error	63197.97	192	329.15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BDI	5557.34	1	5557.34	2.11	.15
組別	241.11	1	241.11	.09	.76
實驗操弄	4449.21	1	4449.21	1.69	.19
組別×實驗操弄	1596.28	1	1596.28	.60	.43
Error	168443.82	64	2631.93		

由表十可知，在排除 BDI 分數的影響之後，臉孔類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而經由事後比較的結果得知，所有受試者對厭惡臉的反應時間都顯著比對生氣臉及中性臉來得慢，顯示所有受試者可能較難將注意力從厭惡臉上轉移。然而其它的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效果均未達顯著，與第一年的臉孔實驗同樣都未發現 HSA 組與 LSA 組在不同臉孔類型上的反應時間有所差異，且社會排斥的效果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總結來說，無論在文字實驗或臉孔實驗中，都未發現高社交焦慮組對負向刺激（無論是文字或臉孔）有注意力不易脫離（disengagement）或是警覺逃避的傾向。

附錄一 實驗刺激選取程序說明

字詞評定程序

為選取適當的詞彙作為本研究的實驗刺激，本研究以 Vassilopoulos (2005) 所使用的詞彙列表，其中包含正向社會、負向社會與身體威脅三類詞彙各 24 個，加上中性字彙 72 個，總計有四類共 144 個詞彙，先由一位心理系博士班學生將所有詞彙翻譯成中文，再由另一位翻譯人員進行修正與確認。確認詞彙列表後，再請 71 位國立政治大學的大學生對此 144 個詞彙針對「情緒性」與「威脅性」兩個向度的高低分別進行 7 點量表的評估 (0-6)，0 代表完全沒有任何威脅 (或情緒)，6 代表有極高的威脅 (或情緒)。先根據評定的結果先挑選出可能的詞彙，同時參考李皇謀、李玉琇 (2006) 的“267 個常見中文雙字詞的情緒評量與自由聯想常模”中相似詞彙的「正負向」與「感覺強度」的評估值，最後在每一類的詞彙中各挑選出 6 個詞彙作為本研究中的實驗材料，這四類詞彙分別在熟悉度、頻率、筆畫等向度都沒有明顯差異。

臉孔情緒評定

對於 Ekman 與 Friesen (1975) 的臉孔資料庫，建立國人評估臉孔情緒的基本資料，以便本研究可據以選用適合的情緒臉孔作為實驗刺激。

受試者共 88 位，皆為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實驗刺激為來自於 Ekman 與 Friesen (1975) 的 110 張黑白照片，其中包括有 14 名演員分別表演數種不同的表情。臉孔圖片呈現於電腦顯示幕，大小為 6.8 公分×10.3 公分，觀察距離約為 50 公分，每次呈現一張。受試者的作業為評估該呈現臉孔的情緒，針對六種基本情緒 (快樂、生氣、害怕、悲傷、驚訝、厭惡) 的強度，分別進行 7 點量表評估，評估值的範圍是 0 至 6，0 代表完全沒有該情緒成分；6 則代表呈現極度強烈的該種情緒。因此，對於每一臉孔圖片，皆在六種基本情緒分別得到情緒強度的評估值。

參考文獻

- 李慧潔 (民 87)。自我注意、正負向情緒、差距現象對憂鬱大學生之社交表現的影響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 Twenge, J. M. (2004). Social exclusion impairs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589-604.
- Beck, A. T., Emery, G., & Greeberg, R. L. (1985). *Anxiety disorder and Phobias: A cognitive percep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ck, A. T., Ward, C. H., Mendelson, M., Mock J. & Erbaugh, J(1961). An inventory for measuring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 561-571.
- Bögels, S. M., Mansell, W. (2004). Attention processes in the maintenance and treatment of social phobia : hypervigilance, avoidance and self- focused atten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4, 827-856.
- Clark, D. M., & Wells, A. (1995). A cognitive model of social phobia. In: R. G. Liebowitz, D. A. Hope, & F. R. Schneier(Eds.), *Social phobia: diagno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pp.69-93)*.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Fox, E., Russo, R. & Dutton, K. (2002). Attentional bias for therat: evidence for delayed disengagement from emotional fac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6, 355-379.
- Fox, E., Russo, R., Bowles, R. J., Dutton, K. (2001). Do threatening stimili draw or hold visual attention in sub-clinical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General*, 130, 681-700.
- Hirsch, C. R. & Clark, D. M. (2004). Information-processing bias in socia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4, 799-825.
- Hirsch, C. R. & Mathews, A. (2000). Impaired positive inferential bias in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9, 705-712.
- Mellings, T. M. B., & Alden, L. E. (2000). Cognitive processes in social anxiety: The effects

- of self-focus, rumination and anticipatory processing.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38, 243-257.
- Mogg, K., & Bradley, B. P. (1998).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of anxiety.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36, 809-848.
- Repee, R. M., & Heimberg, R. G. (1997).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anxiety in social phobia.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2, 89-99.
- Sedikides, C., Campbell, W. K., Reeder, G. D., & Elliot, A. J. (1999). The relationship closeness induction task.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23, 1-4.
- Spielberger, C. D., Sydeman, S. J., Owen, A. E., & Marsh, B. J. (1999). Measuring anxiety and anger with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and the 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STAXI). In M. E. Maruish (Ed.),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for treatment planning and outcome assessment* (pp.993-1021). Mahwan,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topa, L., & Clark, D. M. (2000). Social phobia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ev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8, 273-283.
-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Tice, D. M., & Stucke, T. S. (2001). If you can't join them, beat them: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1058-1069.
- Twenge, J. M., Catanese, K. R., & Baumeister, R. F. (2003).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deconstructed state: Time perception, meaninglessness, lethargy, lack of emotion, and self-awar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409-423.
- Williams, J. M. G., Watts, F. N., Macleod, C., & Mathews, A. (1988).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Chichester: Wiley.
- Williams, J. M. G., Watts, F. N., Macleod, C., & Mathews, A. (1997).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2nd ed.). Chichester: Wiley.
- Yiend, J. & Mathews, A. (2001). Anxiety and attention to threatening pic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4A, 665-681.

Yiend, J. (2004). Maintenance or capture of attention in anxiety-related biases. In J. Yiend (Ed.), *Cognition, emo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並未如預期得到對社會焦慮者具有警覺-維持或警覺-逃避之注意力偏誤的證據，但有鑒於本研究乃是透過嚴謹的刺激選取程序、操弄程序之預試、隨機實驗分派的過程下進行研究，因此其結果仍有其貢獻之處，有關本研究之貢獻，茲分述如下：

其一在於使用注意力轉移作業（shift attention task）來探討社會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是在過去探討社會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較少見的，雖然在初步結果上並未如預期得以驗證警覺-維持或警覺-逃避的現象，似乎與過去部份國外的研究顯示焦慮特質者對威脅刺激有警覺-維持現象的結果不符，然而更近期的研究中亦出現不一致的證據，因此顯示該現象可能至今並非一穩定現象，其原因是否來自該作業之限制，以或其他因素之干擾（例如文化因素是否有所干擾？由於本研究所採用之臉孔刺激為西方人臉孔，台灣學生對西方臉孔之表情辨識是否與對台灣人臉孔不同？），尚須進一步釐清，而透過本研究所累積的受試反應資料，研究者能夠從中發現可能原因，並做為後續研究之根基。

其二則是在於使用了社會排斥程序作為操弄情境焦慮的方式，此方法有別於過去的操弄情境多屬於引發表現焦慮，但很少針對引發社會互動焦慮，然而公開演講場合在日常生活所出現的頻率遠少於社交互動場合出現的可能性，且在社交互動場合中所傳達的社會接受或排斥的訊息可能也是較公開演講更為直接且容易被個體所知覺的；另外，部份操弄方式雖然也是以引發社會互動焦慮為主，但多為與實驗者同謀進行互動，鮮少是真實與陌生人互動的情境，因此社會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排斥程序在生態效度上較以往的操弄方式都來得高，而透過本研究的預試過程，亦支持社會排斥程序可作為可有效誘發社會焦慮之操弄程序。